

## 麦秆扇

□卢岳云

“麦随风里熟，梅逐雨中黄”，而此时，正是儿时老家忙着收割麦子、着手做麦秆扇的时节。

据清王廷鼎《杖扇新录》记载：“麦扇以麦秆编成扁带，广寸余，圈作规形，如盆大，用竹片两面夹之为柄，中心贴五色绫缎一小圆，绣山水、人物，极细。麦色金黄而润，轻灵便捷，两浙人多用以燕居。”寥寥数语便勾画出了麦秆扇的大体模样和使用场合。

在我们老家，有这样一个习俗：每年端午节，当毛脚女婿挑着大糕、黄酒等去女方拜访时，准丈母娘家往往会将新做的麦秆扇作为回礼相送。所以，但凡生女儿的家庭，就得从小教女儿学做麦秆扇，而编辫（即扁带）、绣花等手艺是“培训”的重点内容。这一习俗也使得老家做麦秆扇的风俗得以代代相传。

别小看一把小小的麦秆扇，选料、浸煮漂白、麦秆染色、编织缝钉、绣扇心花、装钉扇柄等多道工序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在我家，做扇分工十分明确，我奶奶和母亲负责选料等前三道工序，我姐姐她们负责编辫、绣扇心花（老家叫“油贴”），我父亲和我哥负责做扇柄，外加准备编辫用的细若钢丝的棕榈叶茎，而年幼的我则负责添乱，真可谓“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”。

生产队麦秆一分到手，我奶奶她们便精挑细选，选出那些细长无破裂的“麦茎”，去空麦穗头、掐麦秆结，并绑成一小捆一小捆的，作为做扇的主要原料。她们将成捆的麦秆放入大铁镬加水煮沸，一来漂白并增加麦秆的韧性，二来消毒杀虫以防新做的麦秆扇被虫蛀掉。煮过的麦秆千万不能在猛太阳下暴晒，否则会弄得麦秆瞬间破“肚子”不说，还会让麦秆晒酥了骨头，编织时容易“骨折”，故只能放置在阴凉处慢慢晾干。而一小部分麦秆还需染成红红绿绿的，以供编扇面外的“狗牙齿”花边。

而此时，我姐她们也没闲着，她们正忙着做油贴呢。她们像填布鞋鞋底似的，将一层层布用浆糊粘起来，做成厚布板，然后将一块的确良白布粘在上面，并将从市面上买来的剪有仙鹤、荷花、牡丹等图案的油贴纸花，平整地粘贴在布板上。做扇中含油量最高、也是婆家考验姑娘们是否心灵手巧的“绣花”细活才正式拉开帷幕。对绣花而言，配色至关重要，所以我姐她们会和要好的小姐妹们一起商量着来。一般地，花瓣配红色，花蕊配金黄色，叶片配绿色……让我想起了晏殊的《浣溪沙》，“绿叶红花媚晓烟。黄蜂金蕊欲披莲”。另外，绣花的针脚是否缜密平整，也是衡量一把麦秆扇做得好不好的关键，这就需要“慢工出细活”喽。

油贴外面还有一个或买或自己制作的硬纸板压圈，这也得用红绿丝线来编织，考究一点的，还会在上面编织诸如小星星、小方块之类的小图案。

编辫也是一项工作量较大的工程。一般会用女孩子编三股麻花辫的手法，用五股或七股麦秆辫编织。编辫时，往往会在外边缘嵌入一根事先准备好的细棕

榈叶茎以增加扇面的硬度。一把直径约三十公分的麦秆扇需要编三四米长的麦秆辫。姐姐她们往往会在缝好的扇面外圈再镶上一圈花花绿绿的“狗牙齿”花边，让扇子看起来更加美观。

做扇柄，我哥最在行了。别看他才小学毕业，但他从小写得一手好字，他会在刚烤过火的扇柄竹青面上有板有眼地刻上“幸福安康”等吉祥字样，雕刻上兰花等小清新图案，扇柄两侧弄成齿轮状等花样，他还会在扇柄末端钻个小孔，再用红绿丝线或小珠链制作扇坠。小小扇柄让麦秆扇锦上添花。

姐姐她们把绣好的油贴缝在扇面正中央，再按上那精致的扇柄，一把漂亮的麦秆扇就这样新鲜出炉了。一把小小的麦秆扇，演绎了一部“全家总动员”。

那时，每年盛夏，我们男孩子总是上身赤着膊，只穿了条短裤，腰间像别木壳枪般插着麦秆扇外出玩耍。为防扇子被错拿，我们往往会在扇柄背面写上自己的大名，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爷爷为了婉拒别人借用他那把宝贝的折扇，刻意在扇面上用他那漂亮的小楷写下了“我有一把扇，扇扇有清风。别人问我借，我要打蚊虫”。在我们眼里，这扇子不仅是纳凉打蚊子的神器，更是大家打闹时的武器，这与古代人们在秋夜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浪漫样有点格格不入。我们会反拿着扇子，用扇柄追着打人。别看这小小的竹子扇柄，打在光溜溜的身上还是有点疼的。

而现如今，电风扇、空调让这麦秆扇下了岗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我姐她们这一代人成了老家做麦秆扇的“末代皇帝”。这麦秆扇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收藏在扇子博物馆。而我们也只能在回忆、回望和回味中与久违的麦秆扇在记忆的深处遥望相守。

## 蚊帐记忆

□严明夫

在老家整理房子时，清理出很多没用的东西，都被我一扔到了垃圾桶里，或者付之一炬——烧了。

在柜子里，我居然发现了一顶四十多年前的蚊帐，已经完全褪色，白色变成灰色，上面全是补丁，看到它立马把我的思绪拉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儿童时代。

那时蚊帐还是奢侈品，很多人家是没有蚊帐的，家里有一顶蚊帐的已经算不错了。

那时更没有驱蚊剂和蚊香，那怎么来对付这么多蚊子的侵扰呢？就用土办法，每到傍晚，点燃艾草把，让它冒出缕缕青烟，把蚊子熏死或驱赶走。艾草把是野外割来的艾草晒干后做的，有股淡淡好闻的艾香味，不呛人，对人畜无害。此法，是人们长期生活实践积累的结果。

清楚地记得，每到夜幕降临，蚊子开始肆虐，母亲就点燃早就准备好的艾草把，提着艾草把在屋子的角角落落一晃一晃地让它冒出更多青烟。有时候我也很有兴趣做这样的活，接过母亲手上的艾草把，不断地晃来晃去，最后还不忘到鸡舍、猪圈里去熏，让它们也少受点苦。

我家里只有一顶蚊帐，这唯一的一顶蚊帐什么时候在了已记不清了。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做一顶，那时买布要凭布票，买一顶蚊帐不知要积累几年的布票。家里四五口人，不可能挤在一起睡觉，我们小孩和母亲睡在挂有蚊帐的床上，父亲则只能睡在没有蚊帐的床上。记得父亲想了一个土办法，准备一块薄薄的布料，用一两根竹条弯成拱形插入床头两边，撑起布料，上半身钻在里面，下半身用床单盖住，虽然比较闷热，睡着也不舒服，但是至少可以少受蚊子的侵扰。真是无法想象那时的夏天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
夏日的夜晚，没有蚊帐真是一种煎熬啊。有一年夏天，我们几个初中毕业生去镇上参加中考，那时条件艰苦，没有像现在那样可以住宾馆旅社。我们前两天借住在学生宿舍里，宿舍里鸽子床上下都有蚊帐，能够安心踏实地睡好觉，顺利考完所有科目。可是考完后没有了班车，路近的都回家了，我们路远的只好再住一夜，但是学生都返校了，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睡学生宿舍了。带队老师干脆把我们十几个中考考生领到二楼教室里。我们就这样在没有枕头、席子、床单等用具的情况下，睡在水泥地板上，喂了一夜蚊子。乡下的稻田蚊虫特别凶狠，刺痛难忍，让人无法入睡，结果大家跟蚊子斗了一夜，室内是此起彼伏“啪啪”拍打蚊子的声音，一夜未眠。这时，多么渴望有个蚊帐啊。

后来，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，家家户户都有了蚊帐，我家里每一张床上都有蚊帐挂着。那时还有了驱蚊剂和蚊香，夏日的夜晚可以无忧无虑地睡个安稳觉了。

日月荏苒，如今的人们住的都是新房，房间整洁明亮，冬天密不透风，温暖如春；夏天纱窗一拉，或空调一开，蚊子无法进入，自然蚊帐成了多余。就这样，这个曾经的奢侈品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，消失在历史的舞台。

第7308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